

芭莎

BBART

2024年10月下 总第091期

艺术云

徐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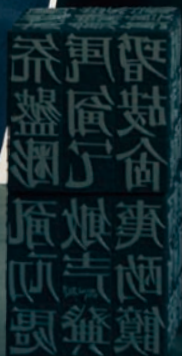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股风，
都是AI不可及的

隋建国

跬步之力，徘徊之思

展览“面具‘误’”

穿透伪装，直抵真实



ISSN 2095-9532



9 772095 953240

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2095-9532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0-1295/J 定价：50元（港币：60元）

漆 陶 瓷 絲 竹 環 景 櫛 紙 銀

技艺焕新

林怡
雕填古今的款彩新篇



赵瑾雅
凝固的光和流动的爱



郝振瀚
探寻文化迁移的陶瓷诗意



她将皮影穿在身上千陌 Sylvia Zhang:
“玩”传统技艺的艺术创作者



“中国白”
跨越时空的瓷艺对话

蒲柯宇
丝漆交融的材料诗学



温秋雯
纸光幻境的雕塑寓言



钱利淮
竹编艺术的现代摹写者



程诗仪 Craft+
在传承与创新间编织文化的未来

新工艺的地平线探索传统手工艺
与当代媒介的融合

在高度数字化的当代社会，科技赋予了生产无与伦比的速度与精准，但真正触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手工创作的艺术品。这些作品不仅凝聚了匠人精湛的技艺，更承载着独特的情感与精神，传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温度。手工技艺是人与自然、社会以及内心深处的复杂对话，它以时间和心灵为媒介，塑造出人类文明的缩影。如今，传统技艺在艺术家的手中焕发新生，不再仅仅是实用物品，而是跨越时代与文化的艺术表达，连接过去与未来，延续着工艺与创意的无声对话。这正是本期《芭莎艺术》所探索的“技艺焕新”，一种将传统与当代融合、赋予手工艺全新生命力的美学演绎。

赵瑾雅 凝固的光和流动的爱

编辑 | CC

漆 陶 瓷 絲 林 璃 景 櫛 紙 銀



一千度的高温，粘稠的流体，在重力、空气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，玻璃这种材质游走于危险与精密之间，作为日常材料中透光率最高的介质，很多艺术家都会利用玻璃这样的特性，将其转变为一种光的博弈，但在赵瑾雅的手中，玻璃的乐趣不仅仅来自透明度和吹制技艺，更是多重空间和层次游戏。与其他仍需通过手工呈现的“非遗”技艺不同，玻璃工艺早已被工业化吸纳，玻璃也由此成为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功能性材料。然而，赵瑾雅却在这平凡的材料中发掘出令人惊叹的美。本次采访，我们将看她如何用这种脆弱的材料传递着生命的韧性与诗意，又如何通过不断创新，为玻璃这一古老的材质赋予全新的生命力……

与赵瑾雅对话时，她刚刚回到国内，正在景德镇筹备工作室。接下来，她将每年往返于英、美的行程计划中，拨留出一部分给景德镇，用来创作和加工。源于对空间、情感流动和个人体验的深刻洞察，她将色彩、层次与感官的互动凝聚在她独具匠心的玻璃雕塑中，塑造出独特的艺术语言。年轻一代的艺术家，对曾经泾渭分明的“装饰艺术”“造型艺术”等分类不屑一顾，正如赵瑾雅告诉我，她从来不认为一个“瓶子”就只能成为工艺品，它同时也可以是一件雕塑作品。

赵瑾雅于1994年出生。从小喜欢画画，但赵瑾雅认为，自己走上创作之路很大影响来自于她的奶奶——这位多才多艺的长辈。从小看着奶奶刺绣、设计图样、精心打理园艺，成为赵瑾雅最早的审美启蒙。父母也是喜欢艺术的人，对她系统性地学习绘画非常支持。赵瑾雅于201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，随后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完成了硕士及研究硕士学位，并于2021年开始攻读艺术人文博士。在这个学术与艺术并进的过程中，赵瑾雅发现了自己对玻璃的兴趣，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——她不仅将玻璃视为一种创作材料，更将其作为探索人与感官、内外空间之间关系的桥梁。

赵瑾雅的创作初衷源于她对玻璃这种材料的喜爱。她对玻璃的透明度和质感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力，最初因其晶莹剔透的质地而着迷，后来则更加深入地探索玻璃的透光特质，尝试在作品中引入更多质感与层次。这种对玻璃的敏感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：通过多层的颜色和光影变化，她让观众不仅仅是观看作品，而是通过视觉“触摸”它，体验一种超越视觉的感官之旅。

赵瑾雅的创作不仅是对材料的实验，更是对情感和记忆的捕捉。在她的艺术世界里，玻璃不仅仅是冷硬的材质，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，一种让观众重新审视与自身和世界联系的媒介。她通过玻璃作品唤起观众内心深处的记忆片段，让他们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重新发现生活的细腻与美好。

如今，赵瑾雅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知名博物馆和画廊收藏，诸如捷克玻璃艺术馆、青岛美术馆、南伊利诺伊大学博物馆、阿尔斯特博物馆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。她正在不断挑战玻璃艺术的边界，试图通过“共感的触觉”理论，将视觉、触觉、情感体验融合在一起，探索人类感知的更深层次。对于赵瑾雅而言，艺术不仅是技术的突破，更是情感与心灵的碰撞，在每一件作品中，她都在试图让观众通过玻璃看到更多，感受到更多……



《芭莎艺术》X 赵瑾雅

《芭莎艺术》：你小时候的爱好是画画，那为什么现在会对玻璃的工艺感兴趣，并投身到这样的创作当中？

赵瑾雅：其实这件事情挺机缘巧合的。因为我本科在中国美术学院，当时我报考的是设计类的方向。在大一的时候，我们会接触到各个专业，都会有了解。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了杭州举办的国际玻璃艺术展览，我第一次见到玻璃的艺术作品，当时就很震惊，原来玻璃这个材料也可以做创作。当时有一个实心铸造的玻璃作品，它就特别像凝固的水一样，就把整个空间都凝固了起来，我印象特别深刻。

我当时就想试一下这个材料。玻璃，大家会觉得很有趣，日常生活中的玻璃窗、眼镜等等，日常中这个材料司空见惯，但我真的没有想过它可以做艺术作品的创作。其实就是有一个反差感，让我对这个材料特别感兴趣，就这么开始进入了这个专业。

其实现在我也会画画，比如画水彩。去年我还在美国有一个驻地，它是一个全球玻璃艺术特别顶尖的玻璃学校，他会教学生们各种玻璃的技法，他们同时也有驻地的项目，每年邀请一些艺术家过去创作。当时我也将我的绘画和玻璃烧制的技法结合在一起，进行一些粉烧的创作。我现在的这些进一步的创作，也跟绘画一直有联系的。包括我现在做作品之前，也是先通过绘画来整理我的想法和思绪，然后再进一步在工作室里面吹制出来。

最开始我被打动就是它的透明的、特别无瑕、透光、晶莹剔透的感觉，我觉得好奇，我觉得它的透，是毫无疑问的透，它的光泽反射是很高强度的。但我开始了创作之后，渐渐的对它的 translucency（半透光度）更加感兴趣，我作品很多都处理成磨砂的表面，或者是最近的新作品，我结合玻璃的粉——这个材质，让它表面增加更多的质感（texture），光透过来之后，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，现在我对这个方向会更感兴趣，它有一个变化在里面。

《芭莎艺术》：我印象里面，很多国家地区都有传统的吹制玻璃的历史，你在创新的过程中，同时也会考虑它跟当代的生活或者思想如何融合吗？你是如何平衡技艺的传统与创新的？

赵瑾雅：我是艺术家，也了解并系统性学习技法，比如威尼斯玻璃（Venetian glass），我学习了他们吹制高脚杯的步骤和方法，并长期练习。当我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创作作品时，技法作为关于材料的知识支撑创作。

制作玻璃是很讲逻辑的，它不是一步就把一个东西能制作出来。首先制作过程需要高温，因此需要通过工具来塑形，又因为有重力的原因还要不停地旋转。在创作之前就需要想好要怎么做，传统技法的工艺给我更新的创作，提供一些知识的背景，让我知道是什么可行，什么是存在挑战但是可能实现的。我在创作新作品时，不会刻意考虑它如何跟传统技法结合，因为技法就是我的知识背景，我的作品就是从中顺其自然地形成的。

《芭莎艺术》：在制作作品的过程中，你遇到过什么困难吗？

赵瑾雅：最开始我学吹制的时候，老师是用蜂蜜来给我们练习的，因为它的粘稠度和质感跟熔融的玻璃很像，直到有肌肉记忆之后，再放到炉子里，你就不觉得它是一个离你很远的东西。热度其实也是在一个可控的情况下，当你知道它是怎么操作时，最开始的尝试也没有变得那么恐怖，反而很有意思。

之前在学吹制，我们有个工具叫jack（玻璃钳），它是一个特别万能的工具，做什么东西其实都会用到的，不同的尺寸、大小来做不同尺寸的东西。它是最常用最普遍的吹制工具，基本上天天用。在我最开始学习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就用jack把自己手臂烫到了，其他吹制的艺术家过来恭喜我，说：“太好了，你也有一个jack mark了！”大家在创作过程中都是或多或少会烫到自己，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，反而可能是从业者的一种骄傲。

《芭莎艺术》：就像勋章一样，是创作过程中留下的痕迹。

赵瑾雅：对，这说明你已经跟材料、工具都磨合了，熟悉了，它也给你留下了一个印记。

《芭莎艺术》：听上去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很多乐趣的，从学习到制作过程中，也会有特别好玩的事。

赵瑾雅：确实是有乐趣的，首先吹制不是一个自己能完成的事情，要有团队。我经常感到吹制特别像一场比赛，首先时间有限，不可能一直在加热塑形，它慢慢就会收缩变形，你要控制好这个时间，而且温度也高，你要在这个可控的时间内完成一个漂亮的作品，就特别像打赢了一场比赛，一个团队朝着一个目标一起努力。



《芭莎艺术》：在展出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反馈？

赵瑾雅：还挺多的。我去年在上海做了个展，之后在深圳做了一个双个展。开幕之后我就回到英国了，在网上看大家的评论，有一些很深刻的感受，我有的时候都会看到热泪盈眶。比如会说，看到某件作品，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一些情景等等。我觉得很好，可以产生共鸣，或者引发了一些思考。

去年深圳展览做了一场对谈，现场有一位观众举手，是一位女生，她说她只是想表达，她看到其中一件作品叫《年中初夏》，她仿佛看想到了幼时夏天，和外婆在院子里，外婆扇着蒲扇，她在一旁悠闲地躺着……她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很恬静的画面。我因观者的共鸣而感到内心满足。

《芭莎艺术》：会有一些关于玻璃吹制技艺传承保护方面的责任感吗？

赵瑾雅：最开始的时候，是因为对材料的兴趣，而不是某种保存传统技艺的责任感，才开始这个创作，但进一步创作之后，即使是威尼斯的穆拉诺（Murano）岛，它有着吹制玻璃的悠久历史，都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作为运用材料的艺术家，我们是有责任、也希望有这个能力来进一步推进大家对于传统材料的认知的。

《芭莎艺术》：接下来有哪些想要尝试的方向，或者是一些新的突破？

赵瑾雅：我觉得有，因为我作品在吹制过程中，会有大小的限制，但是因为现在我自己做工作室，就会有突破的空间，首先我会在整体作品尺幅的方面会有一些调整，可能会做一些很大的装置，再做一些很小的作品。

我最近都在不同的国家展览、生活，我发现，其实不同地方的人对于作品大小的选择和欣赏程度，跟当地房屋和人口密集度也很有关系。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里，大家对于尺度方面的认知，和时间上的认知，都是很不一样的，这很有意思，所以我就会有这一

方面的尝试。

另外，去年我的一个驻地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当时我以玻璃的粉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，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，不同温度下玻璃的粉质呈现出来的质感也不一样，如果稍微低一点的话，它的质感就会很强，是我很喜欢的，之前是在平面的玻璃上制作，今年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吹制立体的玻璃雕塑里加入这个元素，并在玻璃的透明度、色彩方面进行不同的尝试。

还有就是我在创作过程里一直很喜欢挑战玻璃这种材质，它本身流动性很强，可以形成不规则的形态，我就很喜欢一直探索它的边界。我今年就想，是不是也可以给玻璃本身一点点喘息和更多表达自己想法的空间，我更想跟随它自己想走的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结合我施加的力，进行一些共同创作。